



最后的息子

最后的儿子

[日] 吉田修一 —— 著 刘姿君 —— 译



文景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Horizon

最後の息子

最后的 儿子

[日] 吉田 修一 —— 著 刘姿君 ——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最后的儿子

[日] 吉田修一 著 刘姿君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策划编辑：廖 婧
责任编辑：廖 婧
实习编辑：上官良子
营销编辑：王园青
封面设计：山川制本 workshop
版式设计：董雪晴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印 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制 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：6.25 字 数：117,000 插 页：2
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39.80元
ISBN：978-7-208-15923-5/ I · 183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儿子/(日)吉田修一著;刘姿君译. —上

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9

ISBN 978-7-208-15923-5

I. ①最… II. ①吉… ②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22512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日系 | 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最后的儿子

碎片

Water

0

0

1

0

5

9

1

2

5

最后的儿子

我用摄像机拍着“总统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本日记的那一页。透过摄像机而不是用肉眼，看着摊开在餐桌上的日记。不是我自夸，我认为我的字，尤其是有棱有角的汉字，左右匀称又端正，充满知性的品格，即使在特写镜头下也很耐看。偶尔标点的位置有点歪，不过这也可说是一种颇具魅力的缺点。

镜头里特写放大的文字，可能是笔压太强的关系，犹如走进没有出口的迷宫，深深陷入白色的纸面。

在回溯至半年前的日记中找到了总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的那一页。当然，他是以本名出现的。

我拿起修正液，把他的名字仔细涂掉。在涂掉的地方，以我向来强而有力的笔触填上“总统”。

把他这半年来出现在日记里的名字全部改写，并没有花多少时间。他守了二十天的隐私，我想用这个方法继续保护下去。

今年夏天的第一个热带夜¹，总统被活活打死了。他死了，不知道从那晚起热带夜会一连持续二十天。

听阎魔说，他和一个朋友骑脚踏车到K公园。和朋友分手之后，大概是跑到足球场边的树丛底下找人帮他口交吧，听说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弄脏的内裤紧紧缠在脚踝上。听到这件事时，我忍不住想象他的背被许多人践踏、脏得像猪的样子。

我和总统是在阎魔的店里认识的。忘了是什么时候了，有一晚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

“去K公园的时候，我不会带驾照之类能借以辨认身份的东西。就连录像带出租店的会员卡我都会事先抽出来。要是不小心掉了，事后被别人拿来恐吓，那就糟糕了。”

但是，“多亏”了他这份细心，他被打死之后的第二十天晚上，警察才好不容易查出他的身份。

我把拍了日记的录像带快进了一些。里面拍的是之前我和阎魔吃饭的样子。我们坐在餐桌边的老位子，阎魔拿叉子埋头卷意大利面，而我在对面拍。

镜头对准卷不起来的意大利面，以特写不断跟拍。画面里叉子和盘子碰撞的声音越来越响，突然之间，“你够了没有！”

1 夏天夜晚最低温仍高于25摄氏度。

阎魔的喊声让画面震了一下。

即使如此，我还是照拍不误。拍阎魔在喊完之后，把玻璃杯底剩下的红酒一饮而尽，慢慢重新拿起叉子。

“请看，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会饿。昨天晚上，我们知道一个朋友被杀了，但我们喝的红酒还是高档货。”

我低级的旁白，让自己也不寒而栗。在我滔滔不绝敷衍了事的旁白之中，阎魔努力继续吃，而我也把东西吃得一干二净。

这段用餐的情景突然中断，出现了日记的影像。翻页的声音干干的，活像踩在枯叶上的声音。画面里翻页的手指停在最后一页。这一页是我刚知道总统被打死之后，纵情狂书乱写的一页。比平常更有力的文字，极尽所能地咒骂那些打死总统的人。

画面拍出的每一个字，越看越像那些人的脸。这个想法一出现，这些文字就变得极度丑陋、极度下流。

这时，我从笔记本的接缝扯下这一页，将扯下的纸张揉成一团，走向厨房。打开厨余垃圾的袋子，仔细拍下内容物之后，再将捏在手里的纸团用力塞进洋葱渣里。

摄像机最后拍的就是这个场景。因此现在我手边的日记本里，已经没有什么关于那些人的一页了。“猎杀男同志”打死总统的那些人，理他们也是白搭、光想到就令人作呕的那些人，写有他们的那一页第二天早上便跟着厨余垃圾一起被扔掉了。

阎魔的店在新宿一带。走路五分钟，就有伊势丹，还有淘儿唱片。不过，阎魔的店没有会员卡。就普通人来说，那只是一个大家都听说过的某个地方的某家大致可以想象的店。阎魔的店就是一家这样的店。

阎魔的店有形形色色的人出入，其中喜欢跟风追星的阎魔最喜欢的，就是出手大方的艺人。有天晚上，演歌歌手MK来了。她和阎魔似乎是旧识。MK看起来比电视上年轻。可能是没有穿和服的关系，如果不是阎魔介绍，我根本不会注意到坐在我身旁的那名女子就是MK。

那天晚上，她展现阔绰的一面，点了外卖寿司请我们这几个在她身边的客人。我还记得，吧台内已经酩酊大醉的阎魔独占了鲑鱼子寿司。

天快亮时，我们不知不觉谈起K公园猎杀男同志的事。

“上星期好像又有一个年轻人被弄瞎了呢。”

阎魔向MK如此感叹的时候，有客人进来了。这名青年很自然地在我旁边坐下。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青年很随和地问我。我没见过这个客人，他左边眉毛上有道深深的伤痕，只有那块地方没有眉毛。我意识到自己很不自然地移开了视线，就像看到掉在路边的色情照片，立刻转移视线一样。

我什么都没有说，阎魔代替我回答了。

“就是上星期K公园的事啊。”

“哦，有人被弄瞎的事？”

“对呀！你也听说了吧？我就是反对暴力！暴力太低级了！最好是叫那些对别人施暴的家伙全都住到一个小岛上去，看是要打架还是打仗，爱怎么打就怎么打。然后，我们来创造自己的国家，我们一定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国家。对了！你来得正好，你就来当我们国家的总统！”

被烂醉如泥的阎魔点名的，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客人“总统”。

如果我没记错，阎魔是在我来投靠的第二个星期从当铺买了二手摄像机回来。我泡在浴缸里，舒舒服服地唱着绿洲乐队的《Wonderwall》，卷起裤脚的阎魔捧着摄像机走进来。

“来！看这边哦。”

说着阎魔开始拍摄，我不好意思地对他微笑。

“真像新婚夫妇。要是我再抱着婴儿，完全就是一个甜蜜家庭了。”

“别说了。光想到婴儿就让我神经衰弱。”

即使是透过摄像机，阎魔的声音还是喝酒过后哑哑的声音。

卷起裤管的阎魔，模样实在令人难以恭维，但在画面里的我，却显得很幸福。

我想起那时候，的确觉得捧着摄像机的阎魔好像是抱着

小宝宝的妻子，忍不住想对着镜头说“是爸爸哦”。

在影片里，阎魔说：“我喜欢你刷牙的样子。”

然后又说，我的刷法很像这辈子第一次要接吻的男孩。

镜头里的我，一边用力乱漱口，一边回嘴：“那种男生哪有我这种舌功？”

把这时候的带子播出来看，就知道拍的全都是我。我想，我果然曾经被爱过。我没有炫耀的意思，更何况要被爱很简单，但是要一直被爱却异常艰难。

我想我狡猾的地方，就是明知道这一点却装作不知道。好比说，我明知道平常用的玻璃杯是巴卡拉¹制的，却装作不知道，说“这个看起来好贵哦”。我利用这种故作无知，好让阎魔觉得我有种藏也藏不住的气质。可是，到头来，我所藏起来的，不是与生俱来的气质，而是让人爱我的手段，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卑鄙手段罢了。

有一次，阎魔拿五千日元叫我去剪头发。但我第二天呢，并没有拿那笔钱去剪头发，而是买了一件衬衫给阎魔。

结果，我留长的头发，由世界上最幸福的美发师在这个房间里帮我剪掉。而像这样的夜晚，更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并不爱阎魔。

这时候镜头里的我——由阎魔剪着头发、映在镜子里的自己——露出了领悟到这件事的男人既卑劣又不负责任的

1 法国著名水晶玻璃制造商，其玻璃杯在日本为极受欢迎的高级货。

开朗。

阎魔的店极少有女客，但那天却来了一大群。一问之下，原来是阎魔在进这行之前工作的公司同事。那是一家卖办公用品的普通公司，我无法想象阎魔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上班族，但我觉得辞掉那里的工作是对的。

女人们以远远称不上高雅的声音开始说话。不高雅的不是言语本身，而是恐怕她们每天的生活就不高雅。

“不过，情侣双方都是男生，光想就觉得怪诞。”

“如果是美少年还好。不过，一想到是阎魔就……还是很怪诞。”

阎魔正把冰块加到玻璃杯里。

“哦，拜托！怪诞这个词本来可是从怪诞艺术来的。¹而怪诞艺术，小姐们，主题可是贝壳哟！我又没有贝壳，要怎么怪诞呀！怪诞的是你们才对！”

这时候阎魔也已彻底醉了，不过我要毫不脸红地说，我最喜欢喝醉的阎魔了。

我想，我会在这里住下来的最大原因，一定是这一点。阎魔因工作关系，每晚都会喝醉，不过他有很多不同的醉法。如果问我最喜欢哪一种，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这样的

¹ grotesque，将人、植物、动物以奇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艺术形态，亦可作为形容词，即怪诞。语源为意大利语 grotto，为人工挖凿并以贝壳装饰的洞室。

夜晚。

那是MK第二次出现在店里的时候。喝醉的阎魔又在说他的独立宣言。阎魔的国家独立宣言，我怎么听都听不腻。非但百听不厌，甚至打从心里渴望成为那个国家的国民。

“我们要创造我们的国家！我要先声明，我们放弃所有的战争。不管是打仗、内战，就连夫妻吵架也不准。哎呀，不对哦，本来就全都是男人，没有夫妻吵架……反正，当然也绝对不要有飞弹和战车。要是啊，邻国开发了新型飞弹，我们也不会像爱慕虚荣的女生那样跟人家比。就算有哪个国家的大帅哥在我耳边甜言蜜语，说：‘我会保护你一辈子，你买手枪给我好不好？’我也不会像花痴一样，把钱捧出来给他。反正，我们的国家手无寸铁，没有任何武器！”

喝醉的阎魔慷慨激昂地道出这番宣言。

不知何时已成为酒伴的总统也在我旁边听阎魔的独立宣言。我和总统也醉得不轻，我们喝酒的那股猛劲活像在“围墙”上开瓶庆祝的德国青年。¹到天亮时分，虽然已经没有半个客人了，阎魔还在继续演讲，我从厕所回来的时候，他正缠着总统不放。

“你是总统，要发表宣言。”

1. 指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时的情景。

“不要，太傻了。我要把独立宣言交给代理发言人。”

不愿意发表宣言的总统逃进厕所，拿他没办法的阎魔又开始说话。MK以两分钟一次的频率从梦中醒来。

“我是这个国家的代理发言人。总统现在去上厕所了。如果有别国想要危害我们，就先冲着我来。我们的国家就跟我的身体一样。你尽管来揍两拳试试看。人的身体很柔软，一张纸也能造成伤害。如果一直被踹，人就必死无疑。我们的国家住的都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你想加害我们的国家，不需要野蛮的行为。集体屠杀是无意义的。因为我们的国家就像人类的身体一样柔弱！”

我独自为这段演讲拍手，然后站起来去上厕所。等我从厕所回来，换了总统正经八百地说：“可是既然要创造国家，就要先想名字。”他好像也醉得厉害。

“说的也是，要先想名字……”

我正准备坐下的时候，MK突然爬起来。

“叫鲑鱼子，国名就取鲑鱼子，因为你每次都一直吃鲑鱼子。”

她喃喃地说完之后，又睡着了。一开始愣住的阎魔也说：“哦，鲑鱼子啊，感觉像是出产石油的国家呢。”于是采用了她的意见。

我在阎魔家里的生活，用“状态还不错的病人”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。每天睡到快中午才起床，到傍晚这段时间就